第十七回　匡秀才重遊舊地　趙醫生高踞詩壇

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，尿屎仍舊在床上。他去了二十多日，就如去了兩年的一般；每日眼淚汪汪，望著門外。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：「第二個去了這些時總不回來，不知他可有福氣掙著進一個學。這早晚我若死了，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！」說著，又哭了。老奶奶勸了一回。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，一個兇神的人，趕著他大兒子打了來，說在集上趕集，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。匡大又不服氣，紅著眼，向那人亂叫。那人把匡大擔子奪了下來，那些零零碎碎東西，撒了一地，筐子都踢壞了。匡大要拉他見官，口裏說道：「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二相與，我怕你麼！我同你回老爺去！」太公聽得，忙叫他進來，吩咐道：「快不要如此！我是個良善人家，從不曾同人口舌，經官動府。況且占了他攤子，原是你不是。央人替他好好說，不要吵鬧，帶累我不安！」他那裏肯聽，氣狠狠的，又出去吵鬧，吵的鄰居都來圍著看，也有拉的，也有勸的。正鬧著，潘保正走來了，把那人說了幾聲，那人嘴纔軟了。保正又道：「匡大哥，你還不把你的東西拾在擔子裏，拿回家去哩。」匡大一頭罵著，一頭拾東西。

只見大路上兩個人，手裏拿著紅紙帖子，走來問道：「這裏有一個姓匡的麼？」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，說道：「好了。匡二相公恭喜進了學了。」便道：「匡大哥，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爹說。」匡大東西纔拾完在擔子裏，挑起擔子，領兩個門斗來家。那人也是保正勸回去了。門斗進了門，見匡太公睡在床上，道了恭喜，把報帖升貼起來。上寫道：「捷報貴府相公匡諱迥，蒙提學御史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。聯科及第。本學公報。」太公歡喜，叫老奶奶燒起茶來，把匡大擔子裏的糖和豆腐乾裝了兩盤，又煮了十來個雞子，請門斗喫著。潘保正又拿了十來個雞子來賀喜，一總煮了出來，留著潘老爹陪門斗喫飯。飯罷，太公拿出二百文來做報錢。門斗嫌少。太公道：「我乃赤貧之人，又遭了回祿。小兒的事，勞二位來，這些須當甚麼；權為一茶之敬。」潘老爹又說了一番，添了一百文，門斗去了。

直到四五日後，匡超人送過宗師，纔回家來，穿著衣巾，拜見父母。嫂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，此時只拜了哥哥。他哥見他中了個相公，比從前更加親熱些。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，擇個日子賀學，又借在庵裏擺酒。此番不同，共收了二十多吊錢，宰了兩個豬和些雞鴨之類，喫了兩三日酒，和尚也來奉承。

匡超人同太公商議，不磨豆腐了，把這剩下來的十幾吊錢把與他哥；又租了兩間屋開個小雜貨店，嫂子也接了回來，也不分在兩處喫了，每日尋的錢家裏盤纏。忙過幾日，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。知縣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禮，留著喫了酒飯。叫他拜做老師。事畢回家，學裏那兩個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。他請了潘老爹來陪。門斗說：「學裏老爺要傳匡相公去見，還要進見之禮。」匡超人惱了道：「我只認得我的老師！他這教官，我去見他做甚麼？有甚麼進見之禮！」潘老爹道：「二相公，你不可這樣說了。我們縣裏老爺雖是老師，是你拜的老師，這是私情。這學裏老師是朝廷制下的，專管秀才。你就中了狀元，這老師也要認的。怎麼不去見？你是個寒士，進見禮也不好爭，每位封兩錢銀子去就是了。」當下約定日子，先打發門斗回去。到那日，封了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，太公又吩咐買個牲醴到祖墳上去拜奠。

那日上墳回來，太公覺得身體不大爽利；從此，病一日重似一日，喫了藥也再不得見效，飲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喫了。匡超人到處求神問卜，凶多吉少，同哥商議，把自己向日那幾兩本錢替太公備後事，店裏照舊不動。當下買了一具棺木，做了許多布衣，合著太公的頭做了一頂方巾，預備停當。太公淹淹在床，一日昏聵的狠，一日又覺得明白些。那日，太公自知不濟，叫兩個兒子都到跟前。吩咐道：「我這病犯得拙了！眼見得望天的日子遠，入地的日子近！我一生是個無用的人，一塊土也不曾丟給你們，兩間房子都沒有了。第二的僥倖進了一個學，將來讀讀書，會上進一層也不可知；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，德行是要緊的。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，極是難得。卻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，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，改變了小時的心事。我死之後，你一滿了服，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。總要窮人家的兒女，萬不可貪圖富貴，攀高結貴。你哥是個混帳人，你要到底敬重他，和奉事我的一樣纔是！」兄弟兩個哭著聽了，太公瞑目而逝，合家大哭起來。匡超人呼天搶地，一面安排裝殮。因房屋褊窄，停放過了頭七，將靈柩送在祖塋安葬。滿莊的人都來弔孝送喪。兩弟兄謝過了客。匡大照常開店。匡超人逢七便去墳上哭奠。

那一日，正從墳上奠了回來，天色已黑。剛纔到家，潘保正走來向他說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可知道縣裏老爺壞了？今日委了溫州府二太爺來摘了印去了。他是你老師，你也該進城去看看。」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，進城去看。纔走進城，那曉得百姓要留這官，鳴鑼罷市，圍住了摘印的官，要奪回印信，把城門大白日關了，鬧成一片。匡超人不得進去，只得回來再聽消息。第三日，聽得省裏委下安民的官來了，要拿為首的人。又過了三四日，匡超人從墳上回來，潘保正迎著道：「不好了！禍事到了！」匡超人道：「甚麼禍事？」潘保正道：「到家去和你說。」當下到了匡家，坐下道：「昨日安民的官下來，百姓散了，上司叫這官密訪為頭的人，已經拿了幾個。衙門裏有兩個沒良心的差人，就把你也密報了，說老爺待你甚好，你一定在內為頭要保留，是那裏冤枉的事！如今上面還要密訪。但這事那裏定得？他若訪出是實，恐怕就有人下來拿。依我的意思，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時。沒有官事就罷；若有，我替你維持。」匡超人驚得手慌腳忙，說道：「這是那裏晦氣！多承老爹相愛，說信與我，只是我而今那裏去好？」潘保正道：「你自心裏想，那處熟就往那處去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我只有杭州熟，卻不曾有甚相與的。」潘保正道：「你要往杭州，我寫一個字與你帶去。我有個房分兄弟，行三，人都叫他潘三爺，現在布政司裏充吏。家裏就在司門前山上住。你去尋著了他，凡事叫他照應。他是個極慷慨的人，不得錯的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費老爹的心寫下書子，我今晚就走纔好。」當下潘老爹一頭寫書，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，灑淚拜別母親，拴束行李，藏了書子出門。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。

匡超人背著行李，走了幾天旱路，到溫州搭船。那日沒有便船，只得到飯店權宿。走進飯店，見裏面點著燈，先有一個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，面前擺了一本書，在那裏靜靜的看。匡超人看那人時，黃瘦面皮，稀稀的幾根鬍子。那人看書出神，又是個近視眼，不曾見有人進來。匡超人走到跟前，請教了一聲「老客」，拱一拱手。那人纔立起身來為禮。青絹直身，瓦楞帽子，像個生意人模樣。兩人敘禮坐下。匡超人問道：「客人貴鄉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姓景，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。因有個小店在省城，如今往店裏去，因無便船，權在此住一夜。」看見匡超人戴著方巾，知道他是秀才，便道：「先生貴處那裏？尊姓台甫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小弟賤姓匡，字超人。敝處樂清。也是要往省城，沒有便船。」那景客人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們明日一同上船。」各自睡下。

次日早去上船，兩人同包了一個頭艙。上船放下行李，那景客人就拿出一本書來看。匡超人初時不好問他，偷眼望那書上圈的花花綠綠，是些甚麼詩詞之類。到上午同喫了飯，又拿出書來看看，一會又閒坐著喫茶。匡超人問道：「昨晚請教老客，說有店在省城，卻開的是甚麼寶店？」景客人道：「是頭巾店。」匡超人道：「老客既開寶店，卻看這書做甚麼？」景客人笑道：「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？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講八股的。不瞞匡先生你說，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，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，今已二十餘年。這些發過的老先生，但到杭城，就要同我們唱和。」因在艙內開了一個箱子，取出幾十個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，道：「這就是拙刻，正要請教。」匡超人自覺失言，心裏慚愧；接過詩來，雖然不懂，假做看完了，瞎贊一回。景蘭江又問：「恭喜入泮是那一位學臺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就是現在新任宗師。」景蘭江道：「新學臺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。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。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，楊執中先生，權勿用先生，嘉興蘧太守公孫駪夫，還有婁中堂兩位公子──三先生、四先生，都是弟們文字至交。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，不曾會面。」匡超人見他說這些人，便問道：「杭城文瀚樓選書的馬二先生，諱叫做靜的，先生想也相與？」景蘭江道：「那是做時文的朋友，雖也認得，不算相與。不瞞先生說，我們杭城名壇中，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。卻是有幾個同調的人，將來到省，可以同先生相會。」匡超人聽罷，不勝駭然。同他一路來到斷河頭，船近了岸，正要搬行李。景蘭江站在船頭上，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，轎裏走出一個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寶藍直裰，手裏搖著一把白紙詩扇，扇柄上拴著一個方象牙圖書；後面跟著一個人，背了一個藥箱。那先生下了轎，正要進那人家去。景蘭江喊道：「趙雪兄，久違了！那裏去？」那趙先生回過頭來，叫一聲：「哎呀！原來是老弟！幾時來的？」景蘭江道：「纔到這裏，行李還不曾上岸。」因回頭望著艙裏道：「匡先生，請出來。這是我最相好的趙雪齋先生，請過來會會。」匡超人出來，同他上了岸。

景蘭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。當下三人同作了揖，同進茶室。趙先生問道：「此位長兄尊姓？」景蘭江道：「這位是樂清匡先生，同我一船來的。」彼此謙遜了一回坐下，泡了三碗茶來。趙先生道：「老弟，你為甚麼就去了這些時？叫我終日盼望。」景蘭江道：「正是為些俗事纏著。這些時可有詩會麼？」趙先生道：「怎麼沒有。前月中翰顧老先生來天竺進香，邀我們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詩。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，船只在這裏住了一日，還約我們到船上拈題分韻，著實擾了他一天。御史荀老先生來打撫臺的秋風，丟著秋風不打，日日邀我們到下處做詩。這些人都問你。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徵輓詩，送了十幾個斗方在我那裏。我打發不清。你來得正好，分兩張去做。」說著，喫了茶，問：「這位匡先生想也在庠？是那位學臺手裏恭喜的？」景蘭江道：「就是現任學臺。」趙先生微笑道：「是大小兒同案。」喫完了茶，趙先生先別，看病去了。景蘭江問道：「匡先生，你而今行李發到那裏去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如今且攏文瀚樓。」景蘭江道：「也罷；你攏到那裏去，我且到店裏。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。先生閒著，到我店裏來談。」說罷，叫人挑了行李，去了。

匡超人背著行李，走到文瀚樓問馬二先生，已是回處州去了。文瀚樓主人認的他，留在樓上住。次日，拿了書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爺。進了門，家人回道：「三爺不在家，前幾日奉差到台州學道衙門辦公事去了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幾時回家？」家人道：「纔去，怕不也還要三四十天功夫。」匡超人只得回來，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巾店裏，景蘭江不在店內。問左右店鄰，店鄰說道：「景大先生麼？這樣好天氣，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，尋花問柳，做西湖上的詩。絕好的詩題，他怎肯在店裏坐著？」匡超人見問不著，只得轉身又走。走過兩條街，遠遠望見景先生同著兩個戴方巾的走，匡超人相見作揖。景蘭江指著那一個麻子道：「這位是支劍峰先生。」指著那一個鬍子道：「這位是浦墨卿先生。都是我們詩會中領袖。」那二人問：「此位先生？」景蘭江道：「這是樂清匡超人先生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小弟方纔在寶店奉拜先生，恰值公出。此時往那裏去？」景先生道：「無事閒遊。」又道：「良朋相遇，豈可分途？何不到旗亭小飲三杯？」那兩位道：「最好。」當下拉了匡超人同進一個酒店，揀一副坐頭坐下。酒保來問要甚麼菜。景蘭江叫了一賣一錢二分銀子的雜膾，兩碟小喫。那小喫，一樣是炒肉皮；一樣就是黃豆芽。拿上酒來。支劍峰問道：「今日何以不去訪雪兄？」浦墨卿道：「他家今日讌一位出奇的客。」支劍峰道：「客罷了，有甚麼出奇？」浦墨卿道：「出奇的緊哩！你滿飲一杯，我把這段公案告訴你。」

當下支劍峰斟上酒，二位也陪著喫了。浦墨卿道：「這位客姓黃，是戊辰的進士，而今選了我這寧波府鄞縣知縣。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。楊執中卻和趙爺相好，因他來浙，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。趙爺那日不在家，不曾會。」景蘭江道：「趙爺官府來拜的也多，會不著他也是常事。」浦墨卿道：「那日真正不在家。次日，趙爺去回拜，會著，彼此敘說起來。你道奇也不奇？」眾人道：「有甚麼奇處？」浦墨卿道：「那黃公竟與趙爺生的同年、同月、同日、同時！」眾人一齊道：「這果然奇了！」浦墨卿道：「還有奇處。趙爺今年五十九歲，兩個兒子，四個孫子，老兩個夫妻齊眉，只卻是個布衣；黃公中了一個進士，做任知縣，卻是三十歲上就斷了絃，夫人沒了，而今兒花女花也無！」支劍峰道：「這果然奇！同一個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一個是這般境界，一個是那般境界，判然不合。可見『五星』、『子平』，都是不相干的！」說著，又喫了許多的酒。浦墨卿道：「三位先生，小弟有個疑難在此，諸公大家參一參。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、月、日、時生的，一個中了進士，卻是孤身一人；一個卻是子孫滿堂，不中進士。這兩個人，還是那一個好？我們還是願做那一個？」三位不曾言語。浦墨卿道：「這話讓匡先生先說。匡先生，你且說一說。」匡超人道：「『二者不可得兼』。依小弟愚見，還是做趙先生的好。」眾人一齊拍手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浦墨卿道：「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。趙爺各樣好了，到底差一個進士。不但我們說，就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著一個進士。而今又想中進士，又想像趙爺的全福，天也不肯！雖然世間也有這樣人，但我們如今既設疑難，若只管說要合做兩個人，就沒的難了。如今依我的主意：只中進士，不要全福；只做黃公，不做趙爺！可是麼？」支劍峰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趙爺雖差著一個進士，而今他大公郎已經高進了，將來名登兩榜，少不得封誥乃尊。難道兒子的進士，當不得自己的進士不成？」浦墨卿笑道：「這又不然。先年有一位老先生，兒子已做了大位，他還要科舉。後來點名，監臨不肯收他。他把卷子摜在地下，恨道：『為這個小畜生，累我戴個假紗帽！』這樣看來，兒子的到底當不得自己的！」景蘭江道：「你們都說的是隔壁帳。都斟起酒來滿滿的喫三杯，聽我說。」支劍峰道：「說的不是怎樣？」景蘭江道：「說的不是，倒罰三杯。」眾人道：「這沒的說。」當下斟上酒喫著。景蘭江道：「眾位先生所講中進士，是為名？是為利？」眾人道：「是為名。」景蘭江道：「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，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，行遍天下，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眾人都一齊道：「這果然說的快暢！」一齊乾了酒。

匡超人聽得，纔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。景蘭江道：「今日我等雅集，即拈『樓』字為韻，回去都做了詩，寫在一個紙上，送在匡先生下處請教。」當下同出店來，分路而別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交遊添氣色，又結婚姻；文字發光芒，更將進取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　約詩會名士攜匡二　訪朋友書店會潘三

話說匡超人那晚喫了酒，回來寓處睡下。次日清晨，文瀚樓店主人走上樓來，坐下道：「先生，而今有一件事相商。」匡超人問是何事。主人道：「目今我和一個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賣，要費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，又要批的好，又要批的快。合共三百多篇文章，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來？我如今扣著日子，好發與山東、河南客人帶去賣。若出的遲，山東、河南客人起了身，就誤了一覺睡。這書刻出來，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號，還多寡有幾兩選金和幾十本樣書送與先生。不知先生可趕的來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大約是幾多日子批出來方不誤事？」主人道：「須是半個月內有的出來，覺得日子寬些；不然，就是二十天也罷了。」匡超人心裏算計，半個月料想還做的來，當面應承了。主人隨即搬了許多的考卷文章上樓來，午間又備了四樣菜，請先生坐坐，說：「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，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。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飯。初二、十六，跟著店裏喫『牙祭肉』。茶水、燈油，都是店裏供給。」匡超人大喜，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手的批，就批出五十篇，聽聽那樵樓上，纔交四鼓。匡超人喜道：「像這樣那裏要半個月！」吹燈睡下，次早起來又批。一日搭半夜，總批得七八十篇。

到第四日，正在樓上批文章，忽聽得樓下叫一聲道：「匡先生在家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忙走下樓來，見是景蘭江，手裏拿著一個斗方捲著，見了作揖道：「候遲有罪。」匡超人把他讓上樓去。他把斗方放開在桌上，說道：「這就是前日讌集限『樓』字韻的。同人已經寫起斗方來；趙雪兄看見，因未得與，不勝悵悵，因照韻也做了一首。我們要讓他寫在前面，只得又各人寫了一回，所以今日纔得送來請教。」匡超人見題上寫著「暮春旗亭小集，同限『樓』字」；每人一首詩，後面排著四個名字是：「趙潔雪齋手稿」，「景本蕙蘭江手稿」，「支鍔劍峰手稿」，「浦玉方墨卿手稿」。看見紙張白亮，圖書鮮紅，真覺可愛，就拿來貼在樓上壁間，然後坐下。匡超人道：「那日多擾大醉，回來晚了。」景蘭江道：「這幾日不曾出門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因主人家託著選幾篇文章，要替他趕出來發刻，所以有失問候。」景蘭江道：「這選文章的事也好。今日我同你去會一個人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景蘭江道：「你不要管。快換了衣服，我同你去便知。」

當下換了衣服，鎖了樓門，同下來走到街上。匡超人道：「如今往那裏去？」景蘭江道：「是我們這裏做過塚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。他今朝小生日，同人都在那裏聚會。我也要去祝壽，故來拉了你去。到那裏可以會得好些人，方纔斗方上幾位都在那裏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我還不曾拜過胡三先生，可要帶個帖子去？」景蘭江道：「這是要的。」一同走到香蠟店，買了個帖子，在櫃臺上借筆寫：「眷晚生匡迴拜」。寫完，籠著又走。景蘭江走著告訴匡超人道：「這位胡三先生雖然好客，卻是個膽小不過的人。先年塚宰公去世之後，他關著門總不敢見一個人，動不動就被人騙一頭，說也沒處說。落後這幾年，全虧結交了我們，相與起來，替他幫門戶，纔熱鬧起來，沒有人敢欺他。」匡超人道：「他一個塚宰公子，怎的有人敢欺？」景蘭江道：「塚宰麼？是過去的事了！他眼下又沒人在朝，自己不過是個諸生。俗語說得好：『死知府不如一個活老鼠。』那個理他？而今人情是勢利的！倒是我這雪齋先生詩名大，府、司、院、道，現任的官員，那一個不來拜他。人只看見他大門口，今日是一把黃傘的轎子來，明日又是七八個紅黑帽子吆喝了來，那藍傘的官不算，就不由的不怕。所以近來人看見他的轎子不過三日兩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，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勢力。就是三公子那門首住房子的，房錢也給得爽利些。胡三公子也還知感。」

正說得熱鬧，街上又遇著兩個方巾闊服的人。景蘭江迎著道：「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壽去的？卻還要約那位，向那頭走？」那兩人道：「就是來約長兄。既遇著，一同行罷。」因問：「此位是誰？」景蘭江指著那兩人向匡超人道：「這位是金東崖先生。這位是嚴致中先生。」指著匡超人向二位道：「這是匡超人先生。」四人齊作了一個揖，一齊同走。走到一個極大的門樓，知道是塚宰第了，把帖子交與看門的。看門的說：「請在廳上坐。」匡超人舉眼看見中間御書匾額「中朝柱石」四個字。兩邊楠木椅子。四人坐下。

少頃，胡三公子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醬色緞直裰，粉底皂靴，三綹髭鬚，約有四十多歲光景。三公子著實謙光，當下同諸位作了揖。諸位祝壽，三公子斷不敢當，又謝了諸位，奉坐。金東崖首座，嚴致中二座，匡超人三座，景蘭江是本地人，同三公子坐在主位。金東崖向三公子謝了前日的擾。三公子向嚴致中道：「一向駕在京師，幾時到的？」嚴致中道：「前日纔到。一向在都門敝親家國子司業周老先生家做居停，因與通政范公日日相聚。今通政公告假省墓，約弟同行，順便返舍走走。」胡三公子道：「通政公寓在那裏？」嚴貢生道：「通政公在船上，不曾進城。不過三四日即行。弟因前日進城，會見雪兄，說道三哥今日壽日，所以來奉祝，敘敘闊懷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匡先生幾時到省？貴處那裏？寓在何處？」景蘭江代答道：「貴處樂清。到省也不久，是和小弟一船來的。現今寓在文瀚樓，選歷科考卷。」三公子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說著，家人捧茶上來喫了。三公子立起身來讓諸位到書房裏坐。四位走進書房，見上面席間先坐著兩個人，方巾白鬚，大模大樣，見四位進來，慢慢立起身。嚴貢生認得，便上前道：「衛先生、隨先生都在這裏，我們公揖。」當下作過了揖，請諸位坐。那衛先生、隨先生也不謙讓，仍舊上席坐了。家人來稟三公子又有客到，三公子出去了。

這裏坐下，景蘭江請教二位先生貴鄉。嚴貢生代答道：「此位是建德衛體善先生，乃建德鄉榜；此位是石門隨岑庵先生，是老明經。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選家，選的文章，衣被海內的。」景蘭江著實打躬，道其仰慕之意。那兩個先生也不問諸人的姓名。隨岑庵卻認得金東崖，是那年出貢進京，到監時相會的。因和他攀話道：「東翁，在京一別，又是數年。因甚回府來走走？想是年滿授職？也該榮選了。」金東崖道：「不是。近來部裏來投充的人也甚雜；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，降了寧王，後來朝裏又拿問了劉太監，常到部裏搜剔卷案；我怕在那裏久惹是非，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。」說著，捧出麵來喫了。喫過，那衛先生、隨先生閒坐著，談起文來。衛先生道：「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！」隨先生道：「正是。前科我兩人該選一部，振作一番。」衛先生估著眼道：「前科沒有文章！」匡超人忍不住，上前問道：「請教先生，前科墨卷，到處都有刻本的，怎的沒有文章？」衛先生道：「此位長兄尊姓？」景蘭江道：「這是樂清匡先生。」衛先生道：「所以說沒有文章者，是沒有文章的法則！」匡超人道：「文章既是中了，就是有法則了。難道中式之外，又另有個法則？」衛先生道：「長兄，你原來不知。文章是代聖賢立言，有的一定的規矩，比不得那些雜覽，可以隨手亂做個。所以一篇文章，不但看出這本人的富貴福澤，並看出國運的盛衰。洪、永有洪、永的法則，成、弘有成、弘的法則，都是一脈流傳，有個元燈。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來，也有合法的，也有僥倖的，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，這篇就是傳文了。若是這一科無可入選，只叫做沒有文章！」隨先生道：「長兄，所以我們不怕不中，只是中了出來，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醜；不然，只算做僥倖，一生抱愧！」又問衛先生道：「近來那馬靜選的三科程墨，可曾看見？」衛先生道：「正是他把個選事壞了！他在嘉興蘧坦庵太守家走動，終日講的是些雜學。聽見他雜覽到是好的，于文章的理法，他全然不知，一味亂鬧，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！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，叫子弟

把他的批語塗掉了讀。」說著，胡三公子同了支劍峰、浦墨卿進來，擺桌子，同喫了飯。一直到晚，不得上席，要等著趙雪齋。等到一更天，趙先生抬著一乘轎子，又兩個轎夫跟著，前後打著四枝火把，飛跑了來；下了轎，同眾人作揖，道及：「得罪，有累諸位先生久候。」胡府又來了許多親戚、本家，將兩席改作三席，大家圍著坐了。席散，各自歸家。

匡超人到寓所還批了些文章纔睡。屈指六日之內，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。就把在胡家聽的這一席話敷衍起來，做了個序文在上。又還偷著功夫去拜了同席喫酒的這幾位朋友。選本已成，書店裏拿去看了，回來說道：「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樓，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，催著還要發怒。不想先生批的恁快！我拿給人看，說又快又細。這是極好的了！先生住著，將來各書坊裏都要來請先生，生意多哩！」因封出二兩選金，送來說道：「刻完的時候，還送先生五十個樣書。」又備了酒在樓上喫。喫著，外邊一個小廝送將一個傳單來。匡超人接著開看，是一張松江箋。摺做一個全帖的樣式。上寫道：

「謹擇本月十五日，西湖宴集，分韻賦詩。每位各出杖頭資二星。今將在會諸位先生台銜開列於後：衛體善先生、隨岑庵先生、趙雪齋先生、嚴致中先生、浦墨卿先生、支劍峰先生、匡超人先生、胡密之先生、景蘭江先生。」

共九位。下寫「同人公具」。又一行寫道：「尊分約齊，送至御書堂胡三老爺收。」匡超人看見各位名下都畫了「知」字，他也畫了，隨即將選金內秤了二錢銀子，連傳單交與那小使拿去了。到晚無事，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須要做詩，我若不會，不好看相，便在書店裏拿了一本詩法入門，點起燈來看。他是絕頂的聰明，看了一夜，早已會了。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，拿起筆來就做。做了出來，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。當日又看，要已精而益求其精。

到十五日早上，打選衣帽，正要出門，早見景蘭江同支劍峰來約。三人同出了清波門。只見諸位都坐在一隻小船上候。上船一看，趙雪齋還不曾到。內中卻不見嚴貢生，因問胡三公子道：「嚴先生怎的不見？」三公子道：「他因范通政昨日要開船，他把分子送來，已經回廣東去了。」當下一上了船，在西湖裏搖著。浦墨卿問三公子道：「嚴大先生我聽見他家為立嗣有甚麼家難官事，所以到處亂跑；而今不知怎樣了？」三公子道：「我昨日問他的。那事已經平復，仍舊立的是他二令郎。將家私三七分開，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。這個倒也罷了。」

一刻到了花港。眾人都倚著胡公子，走上去借花園喫酒。胡三公子走去借，那裏竟關著門不肯。胡三公子發了急，那人也不理。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裏問。那人道：「胡三爺是出名的慳吝！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？我奉承他！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，一個錢也沒有！去的時候，他也不叫人掃掃，還說煮飯的米，剩下兩升，叫小廝背了回去。這樣大老官鄉紳，我不奉承他！」一席話，說的沒法，眾人只得一齊走到于公祠一個和尚家坐著。和尚烹出茶來。

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，三公子便拉了景蘭江出去買東西。匡超人道：「我也跟去頑頑。」當下走到街上，先到一個鴨子店。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，拔下耳挖來戳戳脯子上肉厚，方纔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。因人多，多買了幾斤肉，又買了兩隻雞，一尾魚，和些蔬菜，叫跟的小廝先拿了去。還要買些肉饅頭，中上當點心。於是走進一個饅頭店，看了三十個饅頭。那饅頭三個錢一個，三公子只給他兩個錢一個，就同那饅頭店裏吵起來。景蘭江在傍勸鬧。勸了一回，不買饅頭了，買了些索麵去下了喫，就是景蘭江拿著。又去買了些筍乾、鹽蛋、熟栗子、瓜子之類，以為下酒之物。匡超人也幫著拿些。來到廟裏，交與和尚收拾。支劍峰道：「三老爺，你何不叫個廚役伺候？為甚麼自己忙？」三公子吐舌道：「廚役就費了！」又秤了一塊銀，叫小廝去買米。

忙到下午，趙雪齋轎子纔到了，下轎就叫取箱來。轎夫把箱子捧到，他開箱取出一個藥封來，二錢四分，遞與三公子收了。廚下酒菜已齊，捧上來眾位喫了。喫過飯，拿上酒來。趙雪齋道：「吾輩今日雅集，不可無詩。」當下拈鬮分韻。趙先生拈的是「四支」。衛先生拈的是「八齊」。浦先生拈的是「一東」。胡先生拈的是「二冬」。景先生拈的是「十四寒」。隨先生拈的是「五微」。匡先生拈的是「十五刪」。支先生拈的是「三江」。分韻已定，又喫了幾杯酒，各散進城。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，把剩下來的骨頭骨腦和些菓子裝在裏面，果然又問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幾升，也裝起來，送了和尚五分銀子的香資，押家人挑著，也進城去。

匡超人與支劍峰、浦墨卿、景蘭江同路。四人高興，一路說笑，勾留頑耍，進城遲了，已經昏黑。景蘭江道：「天已黑了，我們快些走！」支劍峰已是大醉，口發狂言道：「何妨！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！況且李太白穿著宮錦袍，夜裏還走，何況纔晚？放心走！誰敢來！」正在手舞足蹈高興，忽然前面一對高燈，又是一對提燈，上面寫的字是「鹽捕分府」。那分府坐在轎裏，一眼看見，認得是支鍔，叫人採過他來，問道：「支鍔！你是本分府鹽務裏的巡商，怎麼黑夜喫得大醉，在街上胡鬧？」支劍峰醉了，把腳不穩，前跌後撞，口裏還說：「李太白宮錦夜行。」那分府看見他戴了方巾，說道：「衙門巡商，從來沒有生、監充當的！你怎麼戴這個帽子！左右的！撾去了！一條鏈子鎖起來！」浦墨卿走上去幫了幾句。分府怒道：「你既是生員，如何黑夜酗酒！帶著送在儒學去！」景蘭江見不是事，悄悄在黑影裏把匡超人拉了一把，往小巷內，兩人溜了。轉到下處，打開了門，上樓去睡。次日出去訪訪，兩人也不曾大受累，依舊把分韻的詩都做了來。

匡超人也做了。及看那衛先生、隨先生的詩，「且夫」、「嘗謂」都寫在內，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採下來的幾個字眼。拿自己的詩比比，也不見得不如他。眾人把這詩寫在一個紙上，共寫了七八張。匡超人也貼在壁上。又過了半個多月，書店考卷刻成，請先生，那晚喫得大醉。次早睡在床上，只聽下面喊道：「匡先生，有客來拜。」只因會著這個人，有分教：婚姻就處，知為夙世之因；名譽隆時，不比時流之輩。

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　匡超人幸得良朋　潘自業橫遭禍事

話說匡超人睡在樓上，聽見有客來拜，慌忙穿衣起來下樓，見一個人坐在樓下，頭戴吏巾，身穿元緞直裰，腳下蝦蟆頭厚底皂靴，黃鬍子，高顴骨，黃黑面皮，一雙直眼。那人見匡超人下來，便問道：「此位是匡二相公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賤姓匡。請問尊客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姓潘；前日看見家兄書子，說你二相公來省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原來就是潘三哥。」慌忙作揖行禮，請到樓上坐下。潘三道：「那日二相公賜顧，我不在家。前日返舍，看見家兄的書信，極贊二相公為人聰明，又行過多少好事，著實可敬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小弟來省，特地投奔三哥，不想公出。今日會見，歡喜之極。」說罷，自己下去拿茶；又託書店買了兩盤點心，拿上樓來。潘三正在那裏看斗方，看見點心到了，說道：「哎呀！這做甚麼？」接茶在手，指著壁上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到省裏來，和這些人相與做甚麼？」匡超人問是怎的。潘三道：「這一班人是有名的獃子。這姓景的開頭巾店，本來有兩千銀子的本錢，一頓詩做的精光。他每日在店裏，手裏拿著一個刷子刷頭巾，口裏還哼的是『清明時節雨紛紛』，把那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。而今折了本錢，只借這做詩為由，遇著人就借銀子。人聽見他都怕。那一個姓支的是鹽務裏一個巡商。我來家在衙門裏聽見說，不多幾日，他喫醉了，在街上吟詩，被府裏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，把巡商都革了，將來只好窮的淌屎！二相公，你在客邊要做些有想頭的事，這樣人同他混纏做甚麼？」當下喫了兩個點心，便丟下，說道：「這點心喫他做甚麼，我和你到街上去喫飯。」叫匡超人鎖了門，同到街上司門口一個飯店裏。潘三叫切一隻整鴨膾，一賣海參雜膾，又是一大盤白肉，都拿上來。飯店裏見是潘三爺，屁滾尿流，鴨和肉都檢上好的極肥的切來；海參雜膾，加味用作料。兩人先斟兩壺酒。酒罷用飯，剩下的就給了店裏人。出來也不算帳，只吩咐得一聲：「是我的。」那店主人忙拱手道：「三爺請便，小店知道。」

走出店門，潘三道：「二相公，你而今往那去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正要到三哥府上。」潘三道：「也罷，到我家去坐坐。」同著一直走到一個巷內，一帶青牆，兩扇半截板門，又是兩扇重門。進到廳上，一夥人在那裏圍著一張桌子賭錢。潘三罵道：「你這一班狗才！無事便在我這裏胡鬧！」眾人道：「知道三老爹到家幾日了，送幾個頭錢來與老爹接風。」潘三道：「我那裏要你甚麼頭錢接風！」又道：「也罷，我有個朋友在此，你們弄出幾個錢來熱鬧熱鬧。」匡超人要同他施禮。他攔住道：「方纔見過罷了，又作揖怎的？你且坐著。」當下走了進去，拿出兩千錢來，向眾人說道：「兄弟們，這個是匡二相公的兩千錢，放與你們。今日打的頭錢都是他的。」向匡超人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在這裏坐著，看著這一個管子。這管子滿了，你就倒出來收了，讓他們再丟。」便拉一把椅子，叫匡超人坐著。他也在傍邊看。

看了一會，外邊走進一個人來請潘三爺說話。潘三出去看時，原來是開賭場的王老六。潘三道：「老六，久不見你！尋我怎的？」老六道：「請三爺在外邊說話。」潘三同他走了出來，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。王老六道：「如今有一件事，可以發個小財，一徑來和三爺商議。」潘三問是何事。老六道：「昨日錢塘縣衙門裏快手拿著一班光棍在茅家鋪輪姦，姦的是樂清縣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一個使女，叫做荷花。這班光棍正姦得好，被快手拾著了，來報了官。縣裏王太爺把光棍每人打幾十板子放了，出了差，將這荷花解回樂清去。我這鄉下有個財主，姓胡，他看上了這個丫頭，商量若想個方法瞞的下這個丫頭來，情願出幾百銀子買他。這事可有個主意？」潘三道：「差人是那個？」王老六道：「是黃球。」潘三道：「黃球可曾自己解去？」王老六道：「不曾去，是兩個副差去的。」潘三道：「幾時去的？」王老六道：「去了一日了。」潘三道：「黃球可知道胡家這事？」王老六道：「怎麼不知道；他也想在這裏面發幾個錢的財，只是沒有方法。」潘三道：「這也不難，你去約黃球來當面商議。」那人應諾去了。

潘三獨自坐著喫茶，只見又是一個人，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三老爹！我那裏不尋你！原來獨自坐在這裏喫茶！」潘三道：「你尋我做甚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這離城四十里外，有個鄉裏人施美卿賣弟媳婦與黃祥甫，銀子都兌了，弟媳婦要守節，不肯嫁。施美卿同媒人商議著要搶。媒人說：『我不認得你家弟媳婦，你須是說出個記認。』施美卿說：『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婦出來屋後抱柴。你明日眾人伏在那裏，遇著就搶罷了。』眾人依計而行，到第二日搶了家去。不想那一日早，弟媳婦不曾出來，是他乃眷抱柴，眾人就搶了去。隔著三四十里路，已是睡了一晚。施美卿來要討他的老婆，這裏不肯。施美卿告了狀。如今那邊要訴，卻因講親的時節，不曾寫個婚書，沒有憑據；而今要寫一個，鄉裏人不在行，來同老爹商議。還有這衙門裏事，都託老爹料理，有幾兩銀子送作使費。」潘三道：「這是甚麼要緊的事，也這般大驚小怪！你且坐著，我等黃頭說話哩。」

須臾，王老六同黃球來到。黃球見了那人道：「原來郝老二也在這裏。」潘三道：「不相干，他是說別的話。」因同黃球另在一張桌子上坐下。王老六同郝老二又在一桌。黃球道：「方纔這件事，三老爹是怎個施為？」潘三道：「他出多少銀子？」黃球道：「胡家說，只要得這丫頭荷花，他連使費一總乾淨，出二百兩銀子。」潘三道：「你想賺他多少？」黃球道：「只要三老爹把這事辦的妥當，我是好處多寡分幾兩銀子罷了；難道我還同你老人家爭？」潘三道：「既如此，罷了。我家現住著一位樂清縣的相公。他和樂清縣的太爺最好。我託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批來，只說荷花已經解到，交與本人領去了。我這裏再託人向本縣弄出一個硃籤來，到路上將荷花趕回，把與胡家。這個方法何如？」黃球道：「這好的很了。只是事不宜遲，老爹就要去辦。」潘三道：「今日就有硃籤。你叫他把銀子作速取來。」黃球應諾。同王老六去了。潘三叫郝老二：「跟我家去。」

當下兩人來家，賭錢的還不曾散。潘三看著賭完了，送了眾人出去，留下匡超人來道：「二相公，你住在此，我和你說話。」當下留在後面樓上，起了一個婚書稿，叫匡超人寫了，把與郝老二看，叫他明日拿銀子來取。打發郝二去了。喫了晚飯，點起燈來，念著回批，叫匡超人寫了。家裏有的是豆腐乾刻的假印，取來用上。又取出硃筆，叫匡超人寫了一個趕回文書的硃籤。辦畢，拿出酒來對飲，向匡超人道：「像這都是有些想頭的事，也不枉費一番精神。和那些獃瘟纏甚麼？」是夜，留他睡下。次早，兩處都送了銀子來。潘三收進去，隨即拿二十兩銀子遞與匡超人，叫他帶在寓處做盤費。匡超人歡喜接了，遇便人也帶些家去與哥添本錢。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。潘三一切事都帶著他分幾兩銀子，身上漸漸光鮮。果然聽了潘三的話，和那邊的名士來往稀少。

不覺住了將及兩年。一日，潘三走來道：「二相公，好幾日不會，同你往街上喫三杯。」匡超人鎖了樓門，同走上街。纔走得幾步，只見潘家一個小廝尋來了說：「有客在家裏等三爺說話。」潘三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就同我家去。」當下同他到家，請匡超人在裏間小客座裏坐下。潘三同那人在外邊。潘三道：「李四哥，許久不見。一向在那裏？」李四道：「我一向在學道

衙門前。今有一件事，回來商議，怕三爺不在家；而今會著三爺，這事不愁不妥了。」潘三道：「你又甚麼事擣鬼話？同你共事，你是『馬蹄刀瓢裏切菜，滴水也不漏』，總不肯放出錢來。」李四道：「這事是有錢的。」潘三道：「你且說是甚麼事。」李四道：「目今宗師按臨紹興了，有個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，掙起幾個錢來，而今想兒子進學。他兒子叫做金躍，卻是一字不通的。考期在即，要尋一個替身。這位學道的關防又嚴，須是想出一個新法子來。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。」潘三道：「他願出多少銀子？」李四道：「紹興的秀才，足足值一千兩一個。他如今走小路，一半也要他五百兩。只是眼下且難得這一個替考的人。又必定是怎樣裝一個何等樣的人進去？那替考的筆資多少？衙門裏使費共是多少？剩下的你我怎樣一個分法？」潘三道：「通共五百兩銀子，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個分子，這事就不必講了。你只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，這裏你不必想。」李四道：「三爺，就依你說也罷了。到底是怎個做法？」潘三道：「你總不要管，替考的人也在我，衙門裏打點也在我。你只叫他把五百兩銀子兌出來，封在當舖裏，另外拿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，我總包他一個秀才。若不得進學，五百兩一絲也不動。可妥當麼？」李四道：「這沒的說了。」當下說定，約著日子來封銀子。潘三送了李四出去，回來向匡超人說道：「二相公，這個事用的著你了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我方纔聽見的。用著我，只好替考。但是我還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傳遞，還是竟進去替他考？若要進去替他考，我竟沒有這樣的膽子。」潘三道：「不妨。有我哩。我怎肯害你？且等他封了銀子來，我少不得同你往紹興去。」當晚別了回寓。

過了幾日，潘三果然來搬了行李同行。過了錢塘江，一直來到紹興府，在學道門口尋了一個僻靜巷子寓所住下。次日，李四帶了那童生來會一會。潘三打聽得宗師掛牌考會稽了。三更時分，帶了匡超人，悄悄同到班房門口。拿出一頂高黑帽，一件青布衣服，一條紅搭包來；叫他除了方巾，脫了衣裳，就將這一套行頭穿上。附耳低言：「如此如此，不可有誤。」把他送在班房，潘三拿著衣帽去了。交過五鼓，學道三炮升堂，超人手執水火棍，跟了一班軍牢夜役，吆喝了進去，排班站在二門口。學道出來點名，點到童生金躍，匡超人遞個眼色與他，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，便不歸號，悄悄站在黑影裏。匡超人就褪下幾步，到那童生跟前，躲在人背後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著，衣服也彼此換過來。那童生執了水火棍，站在那裏。匡超人捧卷歸號，做了文章，放到三四牌纔交卷出去，回到下處，神鬼也不知覺。發案時候，這金躍高高進了。

潘三同他回家，拿二百兩銀子以為筆資。潘三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如今得了這一注橫財，這就不要花費了，做些正經事。」匡超人道：「甚麼正經事？」潘三道：「你現今服也滿了，還不曾娶個親事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姓鄭，在撫院大人衙門裏。這鄭老爹是個忠厚不過的人，父子都當衙門。他有第三個女兒，託我替他做個媒。我一向也想著你，年貌也相當。一向因你沒錢，我就不曾認真的替你說。如今只要你情願，我一說就是妥的。你且落得招在他家。一切行財下禮的費用，我還另外幫你些。」匡超人道：「這是三哥極相愛的事，我有甚麼不情願？只是現有這銀子在此，為甚又要你費錢？」潘三道：「你不曉得。你這丈人家淺房窄屋的，招進去，料想也不久；要留些銀子自己尋兩間房子。將來添一個人喫飯，又要生男育女，卻比不得在客邊了。我和你是一個人，再幫你幾兩銀子，分甚麼彼此？你將來發達了，愁為不著我的情也怎的？」匡超人著實感激。潘三果然去和鄭老爹說，取了庚帖來，只問匡超人要了十二兩銀子去換幾件首飾，做四件衣服。過了禮去，擇定十月十五日入贅。

到了那日，潘三備了幾碗菜，請他來喫早飯。喫著，向他說道：「二相公，我是媒人，我今日送你過去。這一席子酒就算你請媒的了。」匡超人聽了也笑。喫過，叫匡超人洗了澡，裏裏外外都換了一身新衣服，頭上新方巾，腳下新靴，潘三又拿出一件新寶藍緞直裰與他穿上。吉時已到。叫兩乘轎子，兩人坐了。轎前一對燈籠，竟來入贅。鄭老爹家住在巡撫衙門傍一個小巷內，一間門面，到底三間。那日新郎到門，那裏把門關了。潘三拿出二百錢來做開門錢，然後開了門。鄭老爹迎了出來。翁婿一見，纔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。這一番結親，真是夙因。當下匡超人拜了丈人，又進去拜了丈母。阿舅都平磕了頭。鄭家設席管待。潘三喫了一會，辭別去了。鄭家把匡超人請進新房，見新娘端端正正，好個相貌，滿心歡喜。合巹成親，不必細說。次早，潘三又送了一席酒來與他謝親。鄭家請了潘三來陪，喫了一日。

荏苒滿月，鄭家屋小，不便居住。潘三替他在書店左近典了四間屋，價銀四十兩；又買了些桌椅傢伙之類，搬了進去。請請鄰居，買兩石米，所存的這項銀子，已是一空。還虧事事都是潘三幫襯，辦的便宜；又還虧書店尋著選了兩部文章，有幾兩選金，又有樣書，賣了些將就度日。到得一年有餘，生了一個女兒，夫妻相得。

一日，正在門首閒站，忽見一個青衣大帽的人一路問來，問到跟前，說道：「這裏可是樂清匡相公家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正是。台駕那裏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給事中李老爺差往浙江，有書帶與匡相公。」匡超人聽見這話，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下。取書出來看了，纔知就是他老師因被參發審，審的參款都是虛情，依舊復任。未及數月，行取進京，授了給事中。這番寄書來約這門生進京，要照看他。匡超人留來人酒飯，寫了稟啟，說：「蒙老師呼喚，不日整理行裝，即來趨教。」打發去了。隨即接了他哥匡大的書子，說宗師按臨溫州，齊集的牌已到，叫他回來應考。匡超人不敢怠慢，向渾家說了，一面接丈母來做伴。他便收拾行裝，去應歲考。考過，宗師著實稱贊，取在一等第一；又把他題了優行，貢入太學肄業。他歡喜謝了宗師。宗師起馬，送過，依舊回省。和潘三商議，要回樂清鄉裏去掛匾，豎旗杆。到織錦店裏織了三件補服：自己一件，母親一件，妻子一件。製備停當，正在各書店裏約了一個會，每店三兩，各家又另外送了賀禮。

正要擇日回家，那日景蘭江走來候候，就邀在酒店裏喫酒。喫酒中間，匡超人告訴他這些話，景蘭江著實羨了一回。落後講到潘三身上來，景蘭江道：「你不曉得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甚麼事？我不曉得。」景蘭江道：「潘三昨晚拿了，已是下在監裏。」匡超人大驚道：「那有此事！我昨日午間纔會著他，怎麼就拿了？」景蘭江道：「千真萬確的事。不然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有一個舍親在縣裏當刑房，今早是舍親小生日，我在那裏祝壽，滿座的人都講這話，我所以聽見。竟是撫臺訪牌下來，縣尊刻不敢緩，三更天出差去拿。還恐怕他走了，將前後門都圍起來，登時拿到。縣尊也不曾問甚麼，只把訪的款單撂了下來，把與他看。他看了也沒的辯，只朝上磕了幾個頭，就送在監裏去了。纔走得幾步，到了堂口，縣尊叫差人回來，吩咐寄內號，同大盜在一處。這人此後苦了。你若不信，我同你到舍親家去看看款單。」匡超人道：「這個好極。費先生的心，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。」當下兩人會了帳，出酒店，一直走到刑房家。

那刑房姓蔣，家裏還有些客坐著，見兩人來，請在書房坐下，問其來意。景蘭江說：「這敝友要借縣裏昨日拿的潘三那人款單看看。」刑房拿出款單來，這單就粘在訪牌上。那訪牌上寫道：

「訪得潘自業（即潘三）本市井奸棍，借藩司衙門隱佔身體，把持官府，包攬詞訟，廣放私債，毒害良民，無所不為。如此惡棍，豈可一刻容留於光天化日之下！為此，牌仰該縣，即將本犯拿獲，嚴審究報，以便按律治罪。毋違。火速！火速！」

那款單上開著十幾款：一、包攬欺隱錢糧若干兩；一、私和人命幾案；一、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；一、假雕印信若干顆；一、拐帶人口幾案；一、重利剝民，威逼平人身死幾案；一、勾串提學衙門，買囑鎗手代考幾案；……不能細述。匡超人不看便罷，看了這款單，不覺颼的一聲，魂從頂門出去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師生有情意，再締絲蘿；朋友各分張，

難言蘭臭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　匡超人高興長安道　牛布衣客死蕪湖關

話說匡超人看了款單，登時面如土色，真是「分開兩扇頂門骨，無數涼冰澆下來」。口裏說不出，自心下想道：「這些事，也有兩件是我在裏面的；倘若審了，根究起來，如何了得！」當下同景蘭江別了刑房，回到街上，景蘭江作別去了。匡超人到家，躊躇了一夜，不曾睡覺。娘子問他怎的，他不好真說，只說：「我如今貢了，要到京裏去做官。你獨自在這裏住著不便，只好把你送到樂清家裏去。你在我母親跟前，我便往京裏去做官。做的興頭，再來接你上任。」娘子道：「你去做官罷了，我自在這裏，接了我媽來做伴。你叫我到鄉裏去，我那裏住得慣？這是不能的！」匡超人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我在家裏，日逐有幾個活錢。我去之後，你日食從何而來？老爹那邊也是艱難日子，他那有閒錢養活女兒？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，那裏房子窄，我而今是要做官的，你就是誥命夫人，住在那地方，不成體面；不如還是家去好。現今這房子轉的出四十兩銀子，我拿幾兩添著進京，剩下的，你帶去放在我哥店裏，你每日支用。我家那裏東西又賤，雞、魚、肉、鴨，日日有的，有甚麼不快活？」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鄉；他終日來逼，逼的急了，哭喊吵鬧了幾次。他不管娘子肯與不肯，竟託書店裏人把房子轉了，拿了銀子回來。娘子到底不肯去，他請了丈人、丈母來勸。丈母也不肯。那丈人鄭老爹見女婿就要做官，責備女兒不知好歹，著實教訓了一頓。女兒拗不過，方纔允了。叫一隻船，把些傢伙什物都搬在上。匡超人託阿舅送妹子到家，寫字與他哥，說將本錢添在店裏，逐日支銷。擇個日子動身。娘子哭哭啼啼，拜別父母，上船去了。

匡超人也收拾行李來到京師見李給諫。給諫大喜；問著他又補了廩，以優行貢入太學，益發喜極，向他說道：「賢契，目今朝廷考取教習，學生料理，包管賢契可以取中。你且將行李搬在我寓處來盤桓幾日。」匡超人應諾，搬了行李來。又過了幾時，給諫問匡超人可曾婚娶。匡超人暗想，老師是位大人，在他面前說出丈人是撫院的差，恐惹他看輕了笑；只得答道：「還不曾。」給諫道：「恁大年紀，尚不曾娶，也是男子漢標梅之候了。但這事也在我身上。」

次晚，遣一個老成管家來到書房裏向匡超人說道：「家老爺拜上匡爺。因昨日談及匡爺還不曾恭喜取過夫人，家老爺有一外甥女，是家老爺夫人自小撫養大的，今年十九歲，才貌出眾，現在署中，家老爺意欲招匡爺為甥婿。一切恭喜費用俱是家老爺備辦，不消匡爺費心。所以著小的來向匡爺叩喜。」匡超人聽見這話，嚇了一跳，思量要回他說：已經娶過的，前日卻說過不曾；但要允他，又恐理上有礙；又轉一念道：「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，傳為佳話，這有何妨！」即便應允了。給諫大喜，進去和夫人說下，擇了吉日，張燈結彩，倒賠數百金裝奩，把外甥女嫁與匡超人。到那一日，大吹大擂。匡超人紗帽圓領，金帶皂靴，先拜了給諫公夫婦。一派細樂，引進洞房。揭去方巾，見那新娘子辛小姐，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；人物又標致，嫁裝又齊整。匡超人此時恍若親見瑤宮仙子，月下嫦娥，那魂靈都飄在九霄雲外去了。自此，珠圍翠繞，宴爾新婚，享了幾個月的天福。

不想教習考取，要回本省地方取結。匡超人沒奈何，含著一包眼淚，只得別過了辛小姐，回浙江來。一進杭州城，先到他原舊丈人鄭老爹家來。進了鄭家門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：只見鄭老爹兩眼哭得通紅，對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，裏邊丈母嚎天喊地的哭。匡超人嚇癡了，向丈人作了揖，便問：「哥幾時來的？老爹家為甚事這樣哭？」匡大道：「你且搬進行李來，洗臉喫茶，慢慢和你說。」匡超人洗了臉，走進去見丈母，被丈母敲桌子，打板凳，哭著一場數說：「總是你這天災人禍的，把我一個嬌滴滴的女兒生生的送死了！」匡超人此時纔曉得鄭氏娘子已是死了。忙走出來問他哥。匡大道：「自你去後，弟婦到了家裏，為人最好，母親也甚歡喜。那想他省裏人，過不慣我們鄉下的日子。況且你嫂子們在鄉下做的事，弟婦是一樣也做不來，又沒有個白白坐著，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理，因此心裏著急，吐起血來，靠大娘的身子還好，倒反照顧他，他更不過意。一日兩，兩日三，鄉裏又沒個好醫生，病了不到一百天，就不在了。我也是纔到，所以鄭老爹，鄭太太，聽見了哭。」匡超人聽見了這些話，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，便問：「後事是怎樣辦的？」匡大道：「弟婦一倒了頭，家裏一個錢也沒有，我店裏是騰不出來。就算騰出些須來，也不濟事。無計奈何，只得把預備著娘的衣衾棺木都把與他用了。」匡超人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匡大道：「裝殮了，家裏又沒處停，只得權厝在廟後，等你回來下土。你如今來得正好，作速收拾收拾，同我回去。」匡超人道：「還不是下土的事哩。我想如今我還有幾兩銀子，大哥拿回去，在你弟婦厝基上替他多添兩層厚磚，砌的堅固些，也還過得幾年。方纔老爹說的，他是個誥命夫人。到家請會畫的替他追個像，把鳳冠補服畫起來，逢時遇節，供在家裏，叫小女兒燒香，他的魂靈也歡喜。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，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，叫娘也穿起來，顯得與眾人不同。哥將來在家，也要叫人稱呼『老爺』。凡事立起體統來，不可自己倒了架子。我將來有了地方，少不得連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榮華的。」匡大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眼花瞭亂，渾身都酥了，一總都依他說。晚間，鄭家備了個酒。喫過，同在鄭家住下。次日上街買些東西。匡超人將幾十兩銀子遞與他哥。

又過了三四日，景蘭江同著刑房的蔣書辦找了來說話，見鄭家房子淺，要邀到茶室裏去坐。匡超人近日口氣不同，雖不說，意思不肯到茶室。景蘭江揣知其意，說道：「匡先生在此取結赴任，恐不便到茶室裏去坐，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風，我們而今竟到酒樓上去坐罷，還冠冕些。」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，斟上酒來。景蘭江問道：「先生，你這教習的官，可是就有得選的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怎麼不選？像我們這正途出身，考的是內廷教習，每日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。」景蘭江道：「也和平常教書一般的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不然！不然！我們在裏面也和衙門一般：公座、硃墨、筆、硯，擺的停當。我早上進去，陞了公座；那學生們送書上來，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筆一點，他就下去了。學生都是廕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，出來就是督、撫、提、鎮，都在我跟前磕頭。像這國子監的祭酒，是我的老師。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子。中堂是太老師。前日太老師有病，滿朝問安的官都不見，單只請我進去，坐在床沿上，談了一會出來。」蔣刑房等他說完了，慢慢提起來，說：「潘三哥在監裏，前日再三和我說，聽見尊駕回來了，意思要會一會，敘敘苦情。不知先生你意下何如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潘三哥是個豪傑。他不曾遇事時，會著我們，到酒店裏坐坐，鴨子是一定兩隻；還有許多羊肉、豬肉、雞、魚。像這店裏錢數一賣的菜，他都是不喫的。可惜而今受了累！本該竟到監裏去看他一看，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諸生的時候。既替朝廷辦事，就要照依著朝廷的賞罰。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，便是賞罰不明了。」蔣刑房道：「這本城的官，並不是你先生做著。你只算去看看朋友，有甚麼賞罰不明？」匡超人道：「二位先生，這話我不該說；因是知己面前不妨。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，便是我做地方官，我也是要訪拿他的。如今倒反走進監去看他，難道說朝廷處分的他不是？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。況且我在這裏取結，院裏、司裏都知道的。如今設若走一走，傳的上邊知道，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。這個如何行得！可好費你蔣先生的心，多拜上潘三哥，凡事心照。若小弟僥倖，這回去就得個肥美地方，到任一年半載，那時帶幾百銀子來幫襯他，到不值甚麼。」兩人見他說得如此，大約沒得辯他，喫完酒，各自散訖。蔣刑房自到監裏回覆潘三去了。

匡超人取定了結，也便收拾行李上船。那時先包了一隻淌板船的頭艙，包到揚州，在斷河頭上船。上得船來，中艙先坐著兩個人。一個老年的，繭紬直裰，絲縧朱履；一個中年的，寶藍直裰，粉底皂靴。都戴著方巾。匡超人見是衣冠人物，便同他拱手坐下，問起姓名。那老年的道：「賤姓牛，草字布衣。」匡超人聽見景蘭江說過的，便道：「久仰。」又問那一位，牛布衣代答道：「此位馮先生，尊字琢菴，乃此科新貴，往京師會試去的。」匡超人道：「牛先生也進京嗎？」牛布衣道：「小弟不去，要到江上邊蕪湖縣地方尋訪幾個朋友。因與馮先生相好，偶爾同船。只到揚州，弟就告別，另上南京船，走長江去了。先生仙鄉貴姓？今往那裏去的？」匡超人說了姓名。馮琢菴道：「先生是浙江選家。尊選有好幾部弟都是見過的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我的文名也夠了。自從那年到杭州，至今五六年，考卷、墨卷、房書、行書、名家的稿子，還有四書講書、五經講書、古文選本……家裏有個帳，共是九十五本。弟選的文章，每一回出，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。山東、山西、河南、陝西、北直的客人，都爭著買，只愁買不到手。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，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。不瞞二位先生說，此五省讀書的人，家家隆重的是小弟；都在書案上，香火蠟燭，供著『先儒匡子之神位』。」牛布衣笑道：「先生，你此言誤矣！所謂『先儒』者，乃已經去世之儒者；今先生尚在，何得如此稱呼？」匡超人紅著臉道：「不然！所謂『先儒』者，乃先生之謂也！」牛布衣見他如此說，也不和他辯。馮琢菴又問道：「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純上，選手何如？」匡超人道：「這也是弟的好友。這馬純兄理法有餘，才氣不足；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。選本總以行為主；若是不行，書店就要賠本。惟有小弟的選本，外國都有的！」彼此談著。過了數日，不覺已到揚州。馮琢菴、匡超人，換了淮安船到王家營起旱，進京去了。

牛布衣獨自搭江船過了南京，來到蕪湖，尋在浮橋口一個小菴內作寓。這菴叫做甘露菴。門面三間：中間供著一尊韋馱菩薩；左邊一間鎖著，堆些柴草；右邊一間做走路。進去一個大院落，大殿三間。殿後兩間房：一間是本菴一個老和尚自己住著，一間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。牛布衣日間出去尋訪朋友，晚間點了一盞燈，吟哦些甚麼詩詞之類。老和尚見他孤蹤，時常煨了茶送在他房裏，陪著說話到一二更天。若遇清風明月的時節，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古今的事務，甚是相得。不想一日，牛布衣病倒了，請醫生來，一連喫了幾十帖藥，總不見效。那日，牛布衣請老和尚進房來坐在床沿上，說道：「我離家一千餘里，客居在此，多蒙老師父照顧；不想而今得了這個拙病，眼見得不濟事了。家中並無兒女，只有一個妻子，年紀還不上四十歲。前日和我同來的一個朋友，又進京會試去了。而今老師父就是至親骨肉一般。我這床頭箱內，有六兩銀子。我若死去，即煩老師父替我買具棺木。還有幾件粗布衣服，拿去變賣了，請幾眾師父替我念一卷經，超度我生天。棺柩便尋那裏一塊空地把我寄放著。材頭上寫：『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』，不要把我燒化了。倘得遇著個故鄉親戚，把我的喪帶回去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是感激老師父的！」老和尚聽了這話，那眼淚止不住紛紛的落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居士，你但放心。說凶得吉。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，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。」牛布衣又掙起來，朝著床裏面席子下拿出兩本書來遞與老和尚，道：「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詩，雖沒有甚麼好，卻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。我捨不得湮沒了，也交與老師父。又幸遇著個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，我死也瞑目！」老和尚雙手接了，見他一絲兩氣，甚不過意；連忙到自己房裏，煎了些龍眼蓮子湯，拿到床前，扶起來與他喫，已是不能喫了，勉強呷了兩口湯，仍舊面朝床裏睡下。挨到晚上，痰響了一陣，喘息一回，嗚呼哀哉，斷氣身亡。老和尚大哭了一場。

此時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，天氣尚熱。老和尚忙取銀子去買了一具棺木來，拿衣服替他換上，央了幾個庵鄰，七手八腳，在房裏入殮。百忙裏，老和尚還走到自己房裏，披了袈裟，拿了手擊子，到他柩前來念「往生咒」。裝殮停當，老和尚想：「那裏去尋空地？不如就把這間堆柴的屋騰出來與他停柩。」和鄰居說了，脫去袈裟，同鄰居把柴搬到大天井裏堆著，將這屋安放了靈柩。取一張桌子，供奉香爐、燭臺、魂旛。俱各停當。老和尚伏著靈桌，又哭了一場。將眾人安在大天井裏坐著，烹起幾壺茶來喫著。老和尚煮了一頓粥，打了一二十斤酒，買些麵筋、豆腐乾、青菜之類到菴，央及一個鄰居燒鍋。老和尚自己安排停當，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，拜了幾拜，便拿到後邊與眾人打散。老和尚道：「牛先生是個異鄉人，今日回首在這裏，一些甚麼也沒有，貧僧一個人，支持不來。阿彌陀佛，卻是起動眾位施主來忙了恁一天。出家人又不能備個甚麼肴饌，只得一杯水酒，和些素菜，與列位坐坐。列位只當是做好事罷了，休嫌怠慢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都是烟火鄰居，遇著這樣大事，理該效勞。卻又還破費老師父，不當人子。我們眾人心裏都不安，老師父怎的反說這話？」

當下眾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喫完了，各自散訖。過了幾日，老和尚果然請了吉祥寺八眾僧人來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「梁皇懺」。自此之後，老和尚每日早晚課誦，開門關門，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，洒幾點眼淚。

那日定更時分，老和尚晚課已畢，正要關門，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，右手拿著一本經摺，左手拿著一本書，進門來坐在韋馱腳下，映著琉璃燈便念。老和尚不好問他，由他念到二更多天，去了。老和尚關門睡下。次日這時候，他又來念。一連念了四五日。老和尚忍不住了，見他進了門，上前問道：「小檀越，你是誰家子弟？因甚每晚到貧僧這庵裏來讀書？這是甚麼緣故？」那小廝作了一個揖，叫聲「老師父」，叉手不離方寸，說出姓名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立心做名士，有志者事竟成；無意整家園，創業者成難守。

畢竟這小廝姓甚名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